



臭萝卜

■ 安徽合肥 苏天真

春节过后,准确地说是元宵节过后,饥饿如幽灵般缓慢走进村庄,走进年味还没怎么走远的一家一户。迎接我们的让我刻骨铭心的春荒,是人与牲畜争食的季节。刚刚长出的野草、野菜,人要吃,牛要吃,猪要吃。童年的记忆中,这些野菜大多带有一点苦味,也带有一点甜,这或许就是“回甘”吧!

我们这些小屁孩打猪草时常常“偷”生产队里的萝卜秧,等立冬后,乘着夜色潜入田里偷回萝卜红,甜酥细腻,很香。剩下的萝卜洗净,放进坛里,用棒槌压实出水,用荷叶盖头扎实,再糊上黄泥巴封口,放置拐角。间隔一年或更长的时间,揭开坛口,用手抓几个放在搪瓷碗里。那萝卜亮晶晶,里外透明,看起来囫圇,用力一搅立即溶开,滴几滴香油,放几勺辣椒糊,煮饭时放在锅里蒸,饭熟萝卜“烂”。起锅时用筷子轻轻搅拌,就成了地地道道的烂萝卜糊。那萝卜散发烂酸的味道,吃在嘴里香香的,软滑无渣,臭萝卜随着水分和亚硝酸盐的挥发收敛起锋芒,内蕴成另一种品质,是农家夏季下饭的好菜。

犹记得小的时候和发小在外面疯玩了一个晌午,下鱼塘游泳、捉蜻蜓、偷桃子、捡破烂,浑身是汗,一进家门直奔厨房,从碗柜里捧出一盆臭萝卜,那臭萝卜的美味,我至今记得,裹着浓汁,沙糯而咸鲜,入口软滑无渣,沁人心脾,让你食欲大开。这道菜并无特别的功法,而且无任何调料,填灶用的是稻草和秸秆,大概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么好吃的炖臭萝卜,再也不会吃到了,所以要牢牢记住。

2018年清明,去庐江扫墓后,在庐府饭店用餐,见菜谱上有臭萝卜炖豆腐,我大喜过望,特别慎重地点了这道荒年乡下人的“恩物”菜。等臭萝卜出锅上桌,那热腾腾散发出的迷人臭味,十米开外都能闻到,立即精神大振,两眼放光,伸出的筷子也哆哆嗦嗦了。端菜的大姐一边叮嘱着,“别急,别急,慢慢吃,小心烫嘴!”可是我没能做到慢条斯理、斯斯文文地吃,趁着滚烫咬一口,仰起头,担心流进嘴里的汤汁顺着嘴角往下流。久没吃家乡的菜,怎能不激

动?我们几个将臭萝卜炖豆腐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,连汤汁也泡饭吃得彻底干净。走时还不忘叮嘱饭店老板:下次再来,带更多的乡人来,只有这家饭店能吃到纯正的臭萝卜。饭店老板于是特地把住在乡下的老母亲请来,指导腌制臭萝卜,免得临渴掘井。

人一生养成的习惯难改,况且一贯固执的我。其实,每个人的口味,永远是对自己内心那么的真挚守信,一碗臭萝卜也藏有不凡的绮丽与满足。今天科学研究发现,臭萝卜还是一味补药,三伏天吃了下火败毒,如果牙齿痛,喝点烂萝卜水,比“牙痛灵”还立竿见影。臭萝卜越久越好,三五年的烂萝卜水胜似“灵丹妙药”。尽管三伏天骄阳似火,可臭萝卜水依然凉冰冰的,喝下去凉飕飕的,如果在三伏天能喝碗烂萝卜水,那是你的口福,有益无害。

记忆里,冬天时母亲总是隔三差五就要我去菜地拔几棵萝卜。我蹲在寒风中,一棵一棵地拔,萝卜秧几乎枯黄,硕大雪白的萝卜是那个年代冬季的主食,一直吃到第二年的二月二才罢休。那个时候,日子过得很清苦,买斤猪肉都要凭票,那时候的猪肉特香不腻,没有一点儿注水的。那时候,餐桌上只有一盘大包菜炖豆腐,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互相谦让着,一人几勺子连汤带菜,却格外的香。那时候,左邻右舍的串门聊不完的家常,留下的是一串串亲情祝福。现在呢,吃穿不愁,还要特别注重攀比彼此赚钱多少,官位多大。邻里之间冷若冰霜,老死不相往来,见面连个招呼都懒得打。真不知道,现代生活离幸福近了,还是远了。

没有臭萝卜味的萝卜也是萝卜。这些年回乡甚至在农家乐也极少能吃到真正的臭萝卜。而庐府饭店的臭萝卜也成了我的一个情结,像鲁迅在《社戏》里回忆此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罗汉果一样,再也没有遇到过像庐府饭店那么味道浓郁的臭萝卜。



爱好

■ 安徽合肥 王唯唯

退休后,我婉谢了两家民间社团的盛情邀请。朋友问我谢绝的理由,我说退休就是退休,没必要去兼什么职务,辛苦了40多年,该享受一下千金难买的大好时光了。退休,并不意味着老了,而是换一种生活方式,尽情享受人生的自由之乐。比如因为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半辈子,因为爱好,无论何时何地,只要看到有人跳广场舞、唱戏,我都就会停下来看上一会。不仅如此,有时看到兴头上也会加入进去。

一次,路过一街心公园,有十来位中老年妇女正在为一个舞蹈动作争个不休。我看了好一会,结果没忍住,走上前把我的想法和她们一说,并亲自做了一遍动作。没想到我这边一做完,就得到了她们的认同。这下好了,还不让走了,非得让我帮她们把整个舞蹈编排出来才放了我。原来,她们编排舞蹈是为了代表所住小区参加区里组织的重阳节文艺演出。

还有一次,路过市府广场,老远就听到音乐响,我知道一定又是阿姨们在那“运动”。走近,果然是。只是没想到队伍那么庞大,黑压压足有七八十人之多。我站在一边观赏。不一会的功夫,众多舞者中有一个人吸引了我。路灯下,微微花白的头发,身材微胖,一招一式都那么“有范儿”,脸上的笑容告诉我她是多么陶醉。她跳得太好了,不仅把自身的美体现了出来,也把编舞者的意图体现了出来。我猜测她一定在某个专业团体待过。一曲结束,我走到那位老人家面前,我对她说,您老跳得真好,一定从事过舞蹈专业吧?她擦着汗,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说,看来你也是行家啊。是的,我原是歌舞团的一个舞蹈演员。

那天晚上闲着无事,一个人上街闲逛。路过一街心公园,隐隐听到很熟悉的现代戏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“打虎上山”。循着音乐,很快,一群正唱得津津有味的戏曲票友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对于我们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来说,八个样板戏可以说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。我又因为出生梨园世家,可以这么说,八个样板戏中男主角的唱段几乎都会唱。直到现在,我只要一听到那熟悉的唱段,心就痒痒的。在那位唱者唱完之后,我走过去主动对操琴的老者提出来段少剑波的《誓把反动派一扫光》。完毕,操琴老者笑呵呵地对我说,你看来不是一个业余票友啊,我笑着说,我只是因为爱好而已。

退休后,晚饭后出门散步成了我的爱好之一。散步,是一种笃定悠闲状。抑或,心不在焉,走走看看,边走边看,有着自己世界的亲切。散步,是一个动词,但是我更愿意将它视为形容词。在我的意象里,散步就是一种安静的生活状态,如摄影师镜头里最多的定格,如音乐家眼中最轻巧的音符,如画家笔下最美丽的留白。

的确,我们活着是应该有所爱有所好。因为有所爱好,日子才会生动,人生才能趣味横生。爱好是生活的伴奏,是饭菜里的佐料,一旦缺少了,即便烧菜的油再多、火候再适中,也难以保证饭菜色香味俱全。如果当我们发现自己

已经开始一天天变老不再年轻,当青春渐行渐远,当岁月的皱纹无情地爬上额头两鬓开始发如雪,当曾经那么骄傲的身材开始逐渐走样……那么,我们该如何面对老去的自己,又该如何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呢?如此种种,我们何不静下心来,把藏匿在心底的爱好挖掘出来,即便花后无果,至少有滋心润肺的一路芬芳环绕着你,仍然有诗和远方……

快乐密码

■ 安徽庐江 李永龙

小区微信群里,尽管物业时常发布骗子的新骗术,提醒业主提高防骗意识,但每隔几天总可见到某业主或住户在骗子所设的“好处”面前被骗的消息。

世界上人人都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,但很多人却很难放下对钱财的欲望,结果令自己徒增烦恼。记得小时候常听老人讲,庄子里有个叫小抹的孤儿,从小就给一富户人家放牛,东家只供衣食住不付工资。小抹无依无靠,虽住牛棚但不觉孤单,虽吃剩饭却能充饥,虽穿破衣倒也御寒,他满足于现状,终日里笑口常开,常年以“无音字,自来腔”的小调“与牛共舞”。这让老板娘嫉妒不已,她百思不得其解:为什么自己家财万贯,可丈夫却成天心思重重,总也高兴不起来。而小抹上无片瓦,下无立锥之地,咋就这么无忧无虑、快乐逍遥呢?终于有一天,她忍不住向丈夫提出了这个困扰她多年的疑问,只见丈夫皮笑肉不笑地说:“哦,这很容易,我可以叫他明天不再唱歌!”妻子将信将疑。第二天,小抹果然像换了个人似的,忧心忡忡,既听不到他的歌声,也看不见他的笑脸。晚上,老婆惊奇地问丈夫: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你使用了什么魔术?”丈夫神秘兮兮地说:“我还能让他明天恢复原样,怎么样?”老婆满脸疑云。新的一天天刚亮,小抹就又像往常一样,牵着牛儿,踏着歌声,走出了村庄。

原来,就在老板娘回话的那天下午,东家便安排小抹去碾米。小抹在稻谷里扒稻时,发现稻谷中有两块银元,便偷偷地揣在怀里准备占为己有。第二天,他老盘算着这钱该怎么花,心里有了负担,哪有心思

唱了呢?这天晚上,东家叫来小抹,眼里露出一种猜不透的光,问:“小抹,扒稻发现什么东西了吗?”小抹早就战战兢兢了,现在听得主子一问,哪里还敢隐瞒,赶忙交出了那两块银元。

其实,古人早就对财富有了清醒的认识,中华人文始祖尧帝一语道破:“富则多事。”唐代名臣张说在他的《钱本草》中形象地描述:“钱,味甘,大热,有毒。”不是吗?只要翻开历史,我们就会发现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钱财而招惹是非甚至“中毒”: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被称为“活财神”,但他62岁时却死在一间出租屋里,临死时对儿女们说,钱是最可怕的东西;富可敌国的和珅,虽然位高权重,却也没能逃过被抄家问斩的结局……

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提出“快乐=物质/欲望”的快乐方程式,意思是物质消费越大,欲望越小,快乐就越大;反之,如果一个人在物质有限的情况下,欲望却特别大,自然会有无尽的烦恼和痛苦。这就是说,人的快乐与否,是由物质和欲望两个因素所决定,即“感于物而动,性之欲也。”小抹的烦恼正是由于有了朴实自然生活以外的物质,才刺激了他的欲望,从而为外物所役。只要我们回忆一下儿时那无忧无虑的时光,就能体会到人的秉性中并无多少贪欲,是越来越丰富的物质生活,促使一些贪图享受者的欲望越来越膨胀。正如德国哲学大师叔本华所说:“财富就像海水,饮得越多,渴得越厉害。”

